



走在大道上

——我的人生记录

第一卷

[日] 池田大作 著

卞立强 张彩虹 译

池田大作1928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富士短期大学毕业。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SGI）会长。先后创立创价大学、创价学园、民主音乐协会、富士美术馆、东洋哲学研究所、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等机构。他长期活跃于国际社会，不断与世界有识之士对谈，倡导和平，积极推进各国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曾应邀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法兰西学士院等学术机构发表讲演。荣获“联合国和平奖”、中日“和平友好”杯等表彰以及“世界桂冠诗人”称号。并被莫斯科大学、格拉斯哥大学、香港大学等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称号以及受聘为北京大学、圣马可斯大学等大学名誉教授。著作等身，主要有《人性革命》（全12卷）、《我的人学》、《我的世界交友录》（全2卷）、《展望21世纪》（与A·汤因比的对谈集）、《21世纪的警钟》（与A·贝恰的对谈集）和《20世纪的精神教训》（与M·戈尔巴乔夫的对谈集）等。倡导中日友好和文化教育交流，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贡献。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走在大道上

——我的人生记录

第一卷

[日] 池田大作 著

卞立强 张彩虹 译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前 言

今年2月2日，我满70岁了。已是所谓的“古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已经不再是“稀”了。但据说这是来自杜甫的诗句：

酒债寻常行处有，
人生七十古来稀。

意思是，欠酒账是平常的事，到处都有，但人生能长寿活到70，却是自古以来少有的。这样的诗句颇有杜甫的反抗精神。

我酒量极小，生性不嗜酒。若是我喜欢喝酒的恩师，一定会为第一句诗呵呵大笑，为我70岁祝酒干杯。

遇到恩师户田城圣先生是1947年8月，当时我19岁，战争惨祸的创伤尚未治愈。那是一个傍晚，蝉声阵阵，好似惋惜那将逝去的夏天。恩师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深深地渗入我的心中。这次命中注定的相遇，决定了我的人生。我吟了一首即兴诗：

旅人啊，你来自何方，又去往何处？
月已西沉，日未东升，
在黎明的混沌中，
为寻求光明，我将继续前进！

诗是思想的最直接的表达。我认为它坦率地吐露了我面临旺盛的青春期、不断探求人生意义的心情。

人生的导师正处在困境之中。但他仍然不断地磨砺着我这块路旁的原石。生来体弱多病的我，也极力不辜负恩师的期待，支持恩师，无暇顾及健康。看着疲惫不堪、病弱消瘦的我，恩师叹着气说：“恐怕活不到30岁！”为学会的前途感到担忧。

在一次庆祝新年会上，恩师当着众人的面，扑簌簌地流下眼



泪。妻子的母亲也在场，听了恩师的话，她相信我活不长，暗自伤心。因为我经常外出工作，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的家。

恩师曾跟我说：“要活下去！把我的命给你，你一定要活下去！”这话也刺激了妻子的心，她不遗余力地支持着我。我对她唯有感激。妻子是和我同甘共苦的同志，是最了解我的战友。

静静地回顾我满70岁前的往昔。因为早就作了活不长的思想准备，所以不断地给自己制定任务，抢在时间的前面，抓紧工作，度过了没有停歇的岁月。不论什么情况，关键都在于思想上如何对待。

这半个世纪，感觉就像是一瞬间，而另一方面，又像是漫长、遥远、没有尽头的路程。因为运动是不会有终点的。

战后，失去了一切的日本人，一个劲地为复兴经济流着汗，但是，猛然发觉文化却大大地堕落了。每天一味地竞争、竞争，我们身处的社会，不知什么时候变得连他人也不关心了。教育也是一片荒芜，被“偏差值”追逼的教育现场，连孩子特有的天真活泼也失去了。家庭的纽带也松散了。乍看上去，物质上是丰富了，但精神的贫乏简直令人不忍目睹。

来自何方，又去往何处——忽视对人的生命真挚的探究，忽视约束自身的精神性，其结果就造成了今天没有展望、衰退的世道。今天需要的是真正扎根于人、给人带来活力的哲理。

二十多年前，我在一家报纸上连载了《我的履历书》。我作为一个经营紫菜业人家的儿子出生于东京的大田区，在兴隆的家业日渐衰落中，从背上感受着沉默寡言的父亲的严爱和母亲无私的慈爱中长大——连载从这样的少年时代开始写起，一直写到1975年1月我在太平洋上的关岛创立SGI（国际创价学会），被推举为会长。

后来有人要求我写关岛以后的事情，于是我在《第三文明》杂志上，以“我的人生记录”为题，开始连载，现在仍在继续。一次次的连载，不知不觉地已有一本书的分量。据说这次要汇集成书。

总之，由牧口常三郎第一任会长以狱中殉教点燃火炬，由第二

任会长呕心沥血使其灯火辉煌的宗教运动，已发展成为精神觉醒和人性革命的广泛的民众运动，照亮了时代的黑暗。我“走在这条大道上”，感到无比自豪。

现在佛法果然踏上了通向世界的激动人心的旅程，遍及了 128 个国家和地区，其思想正打开通向“新的千禧年”的大地。

当然，我的人生尚未完成。正因为未完成，人生深奥的妙趣尚未尝尽。从今往后才是我的人性革命的真正舞台。我决心，即使平凡，我也按自己的意志，这样继续走下去。

最后，每日新闻社出版局局长山本进先生和责任编辑清水香臣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劳，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池田大作

2月1日恩师誕生日

目 录

○—————走向世界的黎明（1975—1976）

- 走向世界的黎明——关岛……………（003）
- 第一届学生……………（008）
- 佛教西还……………（013）
- 为了精神的斗争……………（018）
- 精神的丝绸之路……………（024）
- 电影制片厂里的谈话……………（029）
- 和夏威夷的朋友一起……………（034）
- 凝视幼小孩子的眼睛……………（039）
- 寄思“接班人日”……………（045）
- 学是光……………（051）
- 人性革命歌……………（057）
- 对母亲的回忆与歌曲《母亲》……………（063）
- 世界和平日……………（069）
- 牧口常三郎先生逝世 33 周年忌辰……………（075）

○—————人的广场（1977—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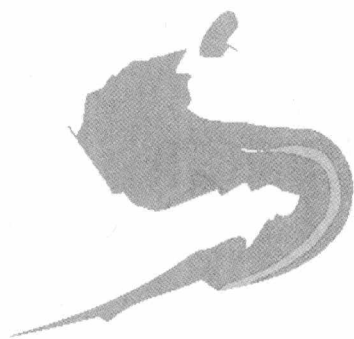
- 与关西深厚的缘分……………（085）
- 月亮的心愿……………（092）
- 笛鼓天使……………（097）
- 人的广场……………（103）
- 为了长成大树——东京创价小学的建校……………（109）
- 与有功劳的友人交谈……………（115）



- 发表大家爱唱的新歌 (121)
阿育王、甘地、尼赫鲁——访问悠久的大地印度 (127)

○————— **迫害与人生 (1980—1982)**

- 黄尘万丈与文人墨客 (137)
人民的母亲 (143)
在洛杉矶召开首次 SGI 总会 (148)
绕世界一周的激励之旅 (154)
人才如大河 (161)
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来日公演 (166)
讲演《迫害与人生——对历史与人物的考察》 (173)
世界桂冠诗人 (179)
《荒城之月》大合唱——相隔 13 年半再访大分 (185)
访问雪国秋田 (191)
关西青年和平节——压轴的六层圆塔与关西魂 (198)



走向世界的黎明

(1975—1976)

走向世界的黎明——关岛

走下舷梯，一下子就被笼罩进南园岛屿特有的潮湿、温暖的空气之中。到达关岛国际机场的时间是下午8点前。尽管是晚间到达，当时关岛政厅知事博达辽夫妇仍来欢迎我们。

1975年年初从日本出发，走访美国各地，1月24日到达了关岛。

在纽约，访问了联合国，向秘书长递交了1千万人要求废除核武器的签名。在雪花飘舞的华盛顿，与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举行了会谈。

这是一次从严寒到盛夏的旅程。在芝加哥，从密执安湖刮来的寒风刺骨，气温是零下10摄氏度以下。我们就是从这里经夏威夷，南下到关岛的。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经历了超过40度的温差。这是一次艰难的日程。

从刻印着战祸历史的岛上开始

在关岛待了五天四宿。我内心里暗下了决心，到达关岛将成为我们的运动正式走向世界的开始。可以说，当时恐怕谁都不了解这一点。为了报答知事的欢迎，我跟他说过，一定要在这个岛上刻印



上历史的新篇章。

关岛充满了蓝色的色调，大海、天空等到处都是蓝色，连常绿的树木也泛出深蓝的颜色。与会员们散步时看到的夕照美极了，色调一下子突然变成火红，天空与大海在水平线上燃烧融合为一体。

在笼罩着大自然的庄严的气氛中，我的脑中浮现出恩师户田城圣先生（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宏大的构想。

在莫斯科会见的世界第一位女性宇航员捷列什科娃女士这么说过：“一度从宇宙中看过地球的人，一定会对我们生命摇篮的地球感到怀念。”

户田先生好像期待着这种来自宇宙的话语和观点，早就提倡“地球民族主义”。他的构想并不是以某一种文化为中心，强行建立全球政府，而是完全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真是卓见。

在关岛举行的、有 51 个国家的会员代表参加的世界和平大会上，SGI（国际创价学会）成立了。这应当成为争取实现这一目标的开始。全体参加大会的人们都签了名。我填写的国籍是“世界”。

关岛登上历史的舞台，是从 1521 年完成航行世界一周的麦哲伦的舰队停靠这里开始的。从那以后，关岛经历了西班牙以及美西战争后的美国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

不久前，它又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舞台，美国军人死了 1400 人，日本军人死了 2 万人。一部分日本军人继续潜伏下来，直到战后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被发现，震惊了世界。

这个和平的小岛不断遭到历史的捉弄。关岛的人民终于越过时代的波涛，要求恢复岛上原住民——夏莫洛人^①——丧失的文化。

^① 夏莫洛族是马里亚纳群岛上的原住民族，据说在 1668 年被西班牙侵略之前有 4 万~6 万人，约一个世纪后，减少到 1800 人。夏莫洛族构筑巨石的技术发达。

拥有自己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当然是极其重要的。在逗留期间，知事赠送我古代夏莫洛民族的正统称号和夏莫洛人的礼服，使我难以忘记。

在这个看起来好似悠闲宁静、色彩明亮的岛上，却刻印着战争的悲惨灾难。推进和平与文化运动的 SGI 在关岛宣告成立，其意义恐怕无需多说了。正如恩师所说：“历史创造了舞台，舞台创造了历史。”

反战的出发点是来自有亲身体验的人们。这样的人争取和平的呐喊是强有力的。

学会的强大，是在于集结了对当政者发动战争感到愤怒、对牺牲不再忍气吞声、与权力对抗的民众中的和平力量。在关岛大会上作经过报告的科斯顿先生（后来担任英国 SGI 的理事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是缅甸战线上的英国军官。

我也是被战争打乱了人生，一心求学的志向遭到践踏，病弱的身体蒙受了损伤。我在《我的履历书》中曾写过，我景仰的大哥喜一在缅甸丧失了性命。

接到大哥的讣报时，母亲微微颤动的肩头，比平时更加窄小弯曲的脊背，一向寡言少语的父亲一动不动、默默无言的背影，永远无法从我心中暗淡的屏幕上消失。

在关岛，走在街上的时候，待在饭店里的时候，我的心都在不断地祈求和平。

大会收到了当时罗马俱乐部贝恰会长的贺词。他尖锐地指出：“和平是立足于‘全世界为人类的发言与诚意’。”呼吁“和平的力量只能从人们的心中涌现出来”。他一贯主张要进行“人性革命”。

美术家尤伊古先生寄予期待说：“希望在您的领导下，精神的



声音能满足争取和平的祝愿和热情。”

他们都是我亲密的老朋友。

现在回想起来，世界的良知都信赖 SGI 的运动会把民众的“精神的声音”当作力量，形成“全世界为人类的发言与诚意”。我们的骄傲也正在这里。

20 年后的今天，无需列举东欧变革的事例，人们已清楚地知道，有时看来似乎微弱的民众内心的呼声和精神的力量，在激烈动荡的世界上会成为意想不到的历史的旋转轴。

我作为第一任会长，曾在会上说过：这次会议也许是一次很小的会议，也许是一次各国无名的民众的聚会。但我深信，几百年后它将在历史上发出灿烂的光辉，大家的名字将会庄严地刻印在佛法传布的历史上。

尊敬的在全世界活跃的同志们

关岛大会的召开已成为运动的局面由“日本”向“世界”大转变的契机。它的名字一定会由 SGI 的会员们永远流传下去。

北条理事长（当时）曾代表日本的会员在大会上致了辞。他那爽朗的笑容令人难以忘记。

坂口女子部部长（现在是综合妇女部副部长）穿着和服的身姿，好似给大会增添了一朵鲜花。现在美国的财津理事长、秘鲁的岛理事长、非洲的药袋综合长和泰国的堀井议长等同志，都曾作为《圣教新闻》的特派员，精力充沛地东奔西走。

自关岛大会召开以来，SGI 的运动已扩大到全世界，会员遍及 128 个国家和地区。在此期间，我到国外访问了 65 次。自 1960 年以来的 37 年期间，我访问的国家达 54 个。

在世界各地，我们 SGI 的会员为所在的国家和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人才济济，活跃在世界的各个领域，实在令人高兴。

地球的某个地方一旦发生什么灾害，我都十分担心那里的会员是否平安无事，发出电报慰问，尽可能设法援助，接到平安无事的报告才安了心。

作为一个希望人们幸福的领导人，超越时差不停地工作，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曾在大会上号召过：“希望大家胸怀的不是使自己显赫扬名，而是向全世界播下和平这一妙法的种子，完成自己宝贵的一生。我自己也这么做。”

今天、明天……都要继续进行永无尽头的挑战！



第一届学生

“能给我提一点好的建议吗？”这话带着亲切的关西口音，其中也包含着感人肺腑的真诚。这是松下幸之助^①先生以前和我交谈“培养 21 世纪的人才”时说的。

当时松下先生已有了创办“松下政经塾”的设想。看来他已多次访问各界人士，广泛地听取了意见。

虽说是老朋友，但对方是“经营之神”，要提出什么建议，我还是有所顾忌的。可是他好似催促我打消犹豫地说：“您创立了创价大学、创价学园，我想信您的经验，务必谈一谈。”他作为一个企业家已经功成名就，不，正因为这样，他对“培育人才”满怀热情。我感慨颇深地说：“重要的是‘第一届学生’。接着每年都要送出一届学生。要以这样的决心来对待，您看如何？”

创价大学自送出第一届毕业生以来，很快就要 23 年了。

创价大学建校宗旨第一条中提出“要成为人本教育的最高学府”。因为我希望不仅培育“知识”，还要培育能运用“知识”的

^① 松下幸之助（1894—1989），松下电器产业创始人。和歌山县出身。年幼当学徒时就爱学习。兴办制造插座的松下电气器具制作所。1935 年改称松下电器产业。战后成为世界性的家电厂商。曾任该公司董事长，1973 年任顾问。从第一线退下后，创办“松下政经塾”，全力培养人才。

“智慧”和“人格”。

我经常拜托高松校长（现为总长）和全体教职员的是要把学校办成“心中有学生的大学”。就是说，应当始终“以学生为中心”来发展，“要有为学生服务的教职员”，“要为学生做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我希望能把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当作根本。

不过，虽说是“人本教育”，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本来教学课程的安排等一开始就委交给了大学当局。然后我关心的是和学生一对一的对话。

我受邀去过一次学生宿舍。宿舍当然是学生们私人生活的地方。原本不准备进宿舍的房间。但学生们说：“希望您一定来看看我们的生活情况。”

那是初夏的某一天。在年轻人热情的推动下，我到男生宿舍一看，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打扫得很整洁。当然，这也有一些由于创立人来访而匆忙收拾清扫了的原因。

在四栋宿舍中，南栋清扫得最干净，我被引进其中的一间屋子里。我们座谈了一会儿，一个学生有点不好意思似的端来一碗什么东西。我一看，原来是一碗凉面。学生们离开父母的身边，自炊的经验还不够，这大概是他们用不熟练的手艺做的。

浮在冰水中雪白的凉面——对于父母来说，再没有比孩子的一片真心更使他们高兴的了。对于自认为代替他们父母的我来说，这也是最好的美味。

已是初夏的天气，赶上下了一阵雨。这雨宛如春雨一般把我和学生们亲切地笼罩在一起。从宿舍的院子望去，八王子缓缓的丘陵上升起朦胧的雾气。令人怀念的是，大家在院子里种了一棵喜马拉雅杉树，“作为今天的纪念”。当时它仅是一棵四五十公分高的细小的树苗。



记得后来我曾提议说：“去量一量那棵树的高度吧。它一定长得很大了。”

现在那棵树苗已有十来米高了吧，已经长成高高的大树了。创价大学、八王子的市街都大大地发展了。

第一届学生全都是创立人

在八王子，我总想起和恩师户田城圣先生的一次谈话。

记得那是1954年9月和恩师一起访问东京冰川的途中。残暑虽然未消，但武藏野的大自然已开始带有微微的秋意。这里的黄昏让我想起年轻时爱读的国木田独步^①的《武藏野》中描述的诗情。

在被夕阳染成紫红色的路上，恩师畅谈着学会的未来设想和培育青年的办法，突然对我说道：“我真想什么时候在这里建造创价教育的城堡啊！”

恩师的眼睛好似在万里无云的高高的天空中追寻那些磨炼才智的学生们的身影。

四十多年前的多摩地区，自然环境十分优美，恐怕没有人预料到会在这里建造大学。后来我反复回味恩师说的话，终于领悟到，在学生能够专心学问和培养丰富的情操方面，恐怕再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地方了。

1971年创价大学创办的时候，在八王子拥有校园的大学还很少。但城市化的时代浪潮大大地改变了大学的状况。现在很多大学为了追求良好的环境而开始搬迁，八王子已成为拥有21所大学和短期大学的日本首屈一指的学园城市。

1975年毕业的第一届学生们，对我来说，是在平地上共同开辟大学建设道路的“同志”和“学友”。可以说这是一种“全体都

^① 国木田独步（1871—1908），明治时期的小说家、诗人，被评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短篇集《武藏野》问世后，发表《独步集》，对后人有重大影响。